

◎小小说

一棵树的前世今生(上)

□万晓岩

我是一棵树。榆树。

在山南头村过了70多年了。按说,早就该被派上用场了。要是我属于任何一户,闺女出嫁,打墙盖屋,早就瞄上我了。很多树还不如我,就不成功便成仁了。我一直站在村口,离谁家都有距离,加上岁数大点,都不好意思占有,往前找谁也不弄不清是哪个祖宗栽的,村里就把我列为公有。两个高音大喇叭架在我的枝杈,用来喊话。喇叭一年一年地喊,也没耽误我长,后来枝叶越来越密,两个大喇叭揣在我怀里,外面不注意看不清,忽然吭吭地响上几下,然后哇啦哇啦一阵,好像整个村子都归我管。生产队集合干活、分粮食,修水渠干义务工,队里牛屋的牛草被谁偷了,还有谁家的娃找不着了,总之林林总总,村里的大事小情我都是第一个知晓。作为一个能对全村发号施令的树,我比其他的树显得有身份多了。

胡同头上五福家墙外那棵柳树,头几年一开春就亟不可待地窜芽,春风一吹就搔首弄姿,跟五福婆娘一样,一步三摇,浑身没有二两鸡毛沉。这货一泛绿就朝我飞眼,我都懒得看。我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春风来了不假,里面的每一丝丝软我都知道,我能跟你个瞎货一样沉不住气么?西头二狗子不孝顺婆娘,那天法庭不是来了么,把一个大国徽往我身上一挂,就开庭审理。我抱着这国徽,大气都不敢出,稳稳当当地完成了任务。这国徽挂你那柳条子上中吗?浮浮摇摇的,摔坏了算谁的!

作为一个不仅能抱大喇叭还能抱国徽的树,我屡次用眼神警告这柳,收效不大。五福在城里打工,过年都没空回,好歹到了开春了,才窜回来见婆娘。火车汽车颠了一路,天黑了才进门。

进门朝着婆娘扑,不料扑的是村支书。一夜鬼哭狼嚎。

第二天,五福那脸,比柳条子还绿,横看竖看墙外这柳,怒从心头起,我叫你妖!斧头砍刀,劈头盖脸。可惜五福不是鲁智深,不然这树立马被连根拔起。

当日五福杀了柳树,回城。后来见到五福婆娘,像遭了霜打,走路没了精气神,腰也塌了,摇不起来了。每看到她,我就想起柳,想初春时节柳的枝条,心里有些说不出的酸楚。

说到村支书,我是熟悉的,几乎每天都站在风里替他喊话。自从五福怒杀柳,村支书有好一阵子不喊话了。那些日子我很安静,安静得有点落寞,麻雀在我身上叽咕喳喳,我也没兴致理睬。村里那些人,吃饭时候喜欢端着个碗蹲在我的树冠底下,边吃边胡扯八扯。这天他们聊着我的,说支书那脸,跟我的皮一样,又黑又粗。我一听就不太高兴,扯犊子吗这不是,挨饿那会,全村都来撸我的榆钱儿榆叶,最后扒我的皮吃。要不是我命硬,早被你们吃死了。我的皮能吃,支书那脸也能吃?

山南头之所以得名,是坐落在一个山的阳面。山不高,叫矮山。你看这个刻薄,守着矮人不说矮话,守着山坡过日子,就这么不挡活人眼起这损名。山矮,村子也矮。我总想扩枝散叶,把这个村子护住。不成器的树不立柳树一个,速生杨被成片种植,甚至把庄稼都挤没了。一个村子,不安心想庄稼,净种这些不成器的树,我总有些担忧。杨树也不是原来的杨树了,一个个像打了激素,跟养鸡场、养猪场没啥两样。几年就被一批批伐倒运走,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我见过城里人用的木工板,杂木拼起来,用胶粘合,做出来的器物,简直有损木头的名声。这些年小年轻出去打工,看到

城里绿化树越来越多,需求量也大,就在地里栽那些绿化树。山南头阳光泼实,矮山矮是矮了点,也能挡住一部分的冷风,树们长得很快。那些树栽得密集,很多都会开花,红红绿绿的,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树一棵挨着一棵,根本伸不开枝,因为它们是村子里的客,没打算长住,两三年就被刨走,去装点城市的角角落落。

我越来越老了。村子也是。当年和我结伴的树,基本都被做了家具,打了房梁,做了小推车。只剩下我这么一条漏网之鱼,村子也成了一潭死水。每天睁开眼,和日新苍老的村子互相守着。早先的热闹已经很久了,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抱着喇叭给全村播《岳飞传》《杨家将》,老老少少都在树底下听。结榆钱儿的时候,孩子在我身上爬上爬下,掬一把填到嘴里,到最后地上一片绿雪。村里的木匠,手艺粗笨,都叫他榆木疙瘩。这个名字我也不爱听,榆木疙瘩咋了?你不开窍是你的事,我每个疙节都是岁月的痕迹,到了艺术家手里,就是盆景,就算做盆景憋屈人,那做成家具,这些纹理走向,多么漂亮啊。

这几年村里的匠人正在消失。跟着都木匠学徒的几个小年轻,都到镇上板材厂去打工了。那木匠心眼死,固守着一堆刨花,吭哧吭哧不肯离开。婆娘骂他,他不回腔,他觉着一榫一卯,都是有灵性的,有着手艺的温度。板材厂里胶水的化学味道,伤害了木头,木头已经丧失了本来的清香。

手艺闲下来,那木匠就老了。那天他从我的身边走过,伸手摸了摸我,我看着他,心里一阵发慌,木匠没了,我该咋办呢?

沉积了这么多年,我想找个好手艺人,能读懂我的心思,珍惜我的年轮。几十年的风雨,都记在心里,谁可以说说?



插图来自网络

二

那天,城里人来的时候,支书就站在我身边迎接他们。

城里人和乡下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乡下人就像庄稼,土里长出来的,在阳光风霜里摔打,皮肤像生了锈,怎么也洗不干净。城里人呢,就像大棚里长出的蘑菇,干净得不沾土。那天一溜小在我身边停下,一朵肥硕的大蘑菇从车里飘出来,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又围着我转了三圈,最后用肥厚的手拍了拍我,“就它了”。

支书管大蘑菇叫范总。我开始一直听着是饭桶。真够名副其实的,像被喷了膨大剂。这人是市里一颇有名气的房地产商,专门到乡下来选树,那栽到他刚开发的别墅区“御景苑”里去。看到我,他两眼放光,连呼“镇园之宝”。

我一看这大蘑菇来者不善,就去看支书。支书黑乎乎的脸上挂着几缕笑,这是他接待的标配,稀疏拉毛的,像锅里漂着一层油花。我心里骂他,个败家玩意儿!

同行的几个人,有林业局的。这饭桶也不饭桶,人家手续办得妥妥的。

我原本是打算在此终老的。有一天我失去力气,无法用叶冠佑护村庄的时候,我在山南头村慢慢死去。当然,如果我还算康健,我的横切面依然纹理鲜明,我去做一架房梁,做一件家具,或者,给小学校做几张课桌板凳,我将是十分快乐的。做一棵树的时候,很单纯,寒来暑往,叶子绿了又黄,落了又生,似乎岁月永远这么长,没有尽头。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要和这个村庄分离,可是,结局,这么快就从天而降。

那天下午,我把山南头村的每一片瓦,每个胡同巷子,都仔细看了一遍。还有那座矮矮的山,之前我一直看不起它,觉得它山不山丘不丘的,没个出息。这要看它,心里越发发酸。这些年,我和它,一南一北,一前一后地护着村子,若是我离开了,村子和它,是不是都会失去平

三

衡? 村里的大树,几乎没有了。一个村子,没有几棵上年纪的树,这村子的气就散了。树大根深,在地下紧紧握住村子的底气,这村,才会人畜兴旺,风和气顺。

第二天,挖掘机轰轰地来了。人老了,很多事情就不愿人心了,树也是。山南头村的老人不少,我是看着他们慢慢长大,又慢慢变老的。他们习惯在冬天蹲在南墙根晒太阳,眯着眼,有一搭没一搭地拉呱,有时候就那么默默地眯着,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辈子就那么大个圈,还有多少呱可拉的。夏天他们基本以我为中心,靠着我打瞌睡。一共几个老货我都数得清,若是哪天少了一个,我会心里暗暗担忧,过了几天他又蔫蔫地出现了,我心里就放下一块石头。我和他们一样,不太关心外面的事了,小年轻喜欢出去闯世界,由他们去,山南头村有这帮老人,有我,他们回来就有奔头。

挖掘机,的确是轰轰地来了。我的周围半径十几米被渐渐挖开。我真切地看到了脚下的土地。土地被翻开了,黑黝黝的,有点湿润,冒着新鲜的气息。这么多年,我在里面扎根、延伸、探索,土地从来沉默不语。它供养着我,不求任何回报。它掌握着我的全部秘密,清风明月,悲欢离合,是它帮我一圈一圈压进年轮。

我的根,千万条根须,土地给了它们无限度的容纳。为了把我整体端出,挖掘机挖的面积很大,他们以为,这样能不伤及我的根须,他们不会知道,每一条根须都是村庄的神经,疼痛,已传遍村庄全身。

老人们都来了。我不敢看他们浑浊的老泪。他们用拐棍通通地戳着地,骂着不肖的子孙。支书的脸好像更黑了,他远远地站着,离人群很远,离挖掘现场很远。

我被起重机搬到了货车上。走的时候,我带着山南头村的一团泥土。

在矮山和山南头村的前方,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坑,好像,刚刚遭到了轰炸。

Advertisement for '七星台星空' (Seven Star Stage Starry Sky) featuring a circular starry sky image and the name '孙刚 摄' (Photographed by Sun Gang).

Advertisement for '债权转让通知' (Debt Transfer Notice) from Shandong Bohui Auto Service Co., Ltd. regarding a loan of 200,000 yuan.

Advertisement for '山东诚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Shandong Chengcheng Auction Co., Ltd. Auction Notice) for land and equipment.

Advertisement for '声明' (Statement) from Shandong Zhongxin Credit Evaluation and Auction Co., Ltd.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Advertisement for '传奇国际拍卖公司' (Legend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of 6100 mu of land.

Advertisement for '债权转让通知书' (Debt Transfer Notice) from Licun and Pan Wenli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to Yantai Wanyuan.

Advertisement for '司法拍卖公告' (Judicial Auction Notice) for a property at 88-2, Yantai Wanyuan.

Advertisement for '日夜轮替' (Night and Day Rotation) with a poem by Liu Qian and a list of names.

Advertisement for '催收公告' (Collection Notice) from Jinan Kaiji Real Estate Co., Ltd. regarding a loan of 379,012,007,000.1444 yuan.

Advertisement for '债权转让通知' (Debt Transfer Notice) from Yangyi Rural Credit Co-op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to Wang Yude.

Advertisement for '债权转让通知' (Debt Transfer Notice) from Yangyi Rural Credit Co-op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to Sun Ming.

Advertisement for '债权转让公告' (Debt Transfer Notice) from Weihua Packaging Co., Ltd.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to Tan Chunyan.

Advertisement for '公告' (Notice) from Shandong Weishan Tin Trade Co., Ltd.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to Zhang Zhong.

Advertisement for '公告' (Notice) from Shandong Weishan Tin Trade Co., Ltd.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to Wang Jizhong.

Advertisement for '公告' (Notice) from Shandong Weishan Tin Trade Co., Ltd.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to Wang Jizhong.

Advertisement for '债权转让通知' (Debt Transfer Notice) from Yangyi Rural Credit Co-op regarding a debt transfer to Wang Yude.